朱太復文集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五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上太僕張座師慎吾先生書

方今单于叛盟胡馬縱橫
天子惆然念外人之非而壯猷之臣莫有應者禍結歲餘司馬憂死元行差池詭出百道使者媚市美人歷歷淂撤帳以東叩關索券䟦梁未可知而長昂控弦十萬又見報矣　京師震恐出車屯次倉卒請張

不可以示遠　闕廷之側且公然武夫攘臂而戮大
臣此輩外拒則不足內訌有餘當此之際
主上何恃為命乎二十年和戎因循所由來故無奈
何獨竟無三四老成諳歷習戎知兵而熟於討者為
國家領干城着養士之報乎世故未嘗乏才才適不
用耳且如今秦中魏尚書以望起家鷹揚之年累煩
詔旨督出獨借虛名厭厲者其所持大議閑闢羅欵
厲兵決戰　中制以不用王張兩司馬近伏輦下盈
廷騾薦之不報又十年先兵垣中論事慷慨練習邊

防無大吾師疏章至今傳動天下烈士聶時不為當
事者曲法左袒今足壯
主上一面長城事已往莫恨矣乃今遂使舉　朝大
小官蒐列雄才儲邊諸奏無敢一齒挂姓字重相之
權至此不可歎乎門生木人汙不阿好無敢謝三弟
子而窮海小吏有懷投筆此日之歎為　社稷也時
者　朝政更始凝逸盡起故劍之求佇可彈冠天下
方眷眷
主上時食未復大夫當以多壘為耻先生恐未可高

枕卧冗局也飽食自愛宣力荅時弟子日望之曰者領寒江燕别不圖一官置在海濵斥鹵溪氣為患日夜憂生起居之記久闕將不數於人氣頋病吏艱難幾死之餘　中朝羣弟共闢之非敢託為解矣惟老

師垂諒

荅肥城馬主一明府書

師子野善聽天下之伶官皆造焉奚必巍巍髙山而後彈乎僕才微名卑溪書二十年無成歲且過壯矣惟是一意述古之氣不衰故好賢之私亦不衰狐裘

非一椽夏屋非一木雅道於今墜久矣非得輇才大力衆君子任之不起僕無當先駈粗為老馬知道如身乘黄而不長鳴安在同聲相應乎又於緇衣幼志何恃也海不擇流聖不恥問自是高賢樂取弘致故令狂士忘其多口采瑜剥瑕望君子含茹掩之不敢望任德也別來每念對語才情灑落起心僕自甘倚人亦嘗以觚見妄向人緩頬無多應者如主一麾張子房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凡才士忌内滿忌外張忌慆氣忌陿志昨隔兩月耳趍府見足下容德頓以善

機士故未聞無養而能言德蓋文之本也僕乃心醉矣若云文辭古人具在糟粕之中神奇蘊焉主一歸求有餘僕雖為役東海有聖人西海有聖人尼父藏書問官彼皆為送河之筏耳離岸者又何施焉生鹿仙歟病容若無處覓丹砂對之不稱仙令抑嘉賓周行之示敢不稽首

送德平崔傳甫羅還書

天下固有成之而為敗敗之而為得者有譽之而為詬毀之而為名者故翰音遺咲被褐多榮少正以聞

誅章子以罪賞故拙之課美於增口之褒莊子曰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使王尊妾蛇以治京兆則不奪官不奪官亦不成名名者天之美物也尊官大爵天之寵器也物無兩得名實不相立達者何處乎成甫偉偉此行恩結於一縣聲應於天下道齊於古人循吏所載碑石所永何以加諸衆客皆吊僕獨稱賀嗟乎成甫遺榮得榮人生樹立如此足保不朽送君者自此遠矣藉俗人為計第少足下一諫官御史顧兩官寧為招權沓雎如必抗言出口見黜與今日等

耳謂保寵好實勝於名又吾不與也僕生來熱血充腸見足下事令我首髮倒豎不能已於言曾命竪子酌酒酹地為寄一歌詞雖隱託即不至如來諭結舌相哨茫茫世途何日鼓掌再對

寄上張理吾先生座師書

方今國政更弦時局一變絜楹之士營窟之豪浸以巧敗而幽人茹荼不石之孤守一朝起沈抑而揚素光　令布日中人外吏振衣相慶按名屈數如師等數君子聲實相副奉為建鼓千天一口然後知真道

猶行先民遺榘再見若行未必非周容不常合而師二十年之積心始白也昔時刻意迕衆而踽踽如師之事長春所目見既以自甘沉冥樂託保吾世而已安望成名又豈敢以退爲利然使不成名不享利則無以哭天下而反其駕嗣雖有望名而走如嗜炙其勢差於趨巧而習滔天下滔滔藉師等諸君子寘撓之長春實有大欣焉暨陽西江拜別忽已二年吏在北海日苦病無死邑多古風政務無大勞心此爲可藏拙而卧然亦無所試奇自樹獨區區保微節與百

姓恬休雖無望先生什五亦自許舜之徒也久淹之
吏不敢求名人之名亦不至然以希先生宿昔自堅
耳厚積流光暴潟不可長額以此自勉抑又聞當事
者謂吾等新起一官不宜以一名累之將恐軋者流
口舍沙又當洗之以養其成茲意即先生甘寘之潞
武長春豈復墮落以羞當世知者數曰　中事駿人
百官搖搖頁負名持正諸公一旦遂悉盡說謂咎起
官府不合將鋤強禦而別柔使之如此大本可慮所
謂臺成九仞矣而自隳之知士名流誰不短氣先生

方負一世名不自拔擢清曹與陪　廟議此則匹人之憂也目見孤憤輒達夕不寐外小臣無敢言乃私諸先生

遺陳伯苻客部郎書

貧令今幸得免債官敢不祝祠山公僕自計未能為絕俗人實得藉口新令以文其孤嗇然尤不忍為非人情二三古歡既以洽杯酒殷勤誰非道交而終杜施報孟氏所謂已甚也　禁既弛矣間亦有日敢以壺漿之值相問吾客不過四三錢不滿十日飲即為

偵者滑難以筆櫝罪我亦無以滿罄累諸君子也憶
不相晤便已十季先見洛中録足下博識閎議可以
慰故人離羣之思及接風采聽欬唾竹箭之筠松柏
之心貫時而不改柯君子有之　時事方泰忽否丘
中有麻可為流涕夫人運與天道不同天無累曰之
陰而有經月之勝今幽憂痺蠱十餘年始小决而飲
和進太牢三奏未終而撤此何人哉尾合玉毀兹其
驗矣仕者能為陽陽相招則可耳不能而如公等欲
拂世立功名其何道乎小吏鞭不及腹愊在縴耳為

君子憂之

答張進士書

北海故多賢以僕所見抱干木之操每過足下廬未嘗不式也漢庭經術多在齊魯問其先民之風未泯今日東方大良鉅子復有幾人四方浸多事矣

朝廷高拱衆人爲政士議者思得管晏起而救時此固矯論不足爲名賢額要以乘世揚權轉移

人主殆非曲學佞儒所辨道在大人正巳不言意消僕有望於齊人外者當名公竝仕堅其隱節試其簡

練累土為山久而益高他時宜
主建庸定此基矣僕希究言二令延士之風居平重
名公所推者非才也厥次自割肉郎佯狂陸沉到令
得其一偏似有蛇無龍以品足下乃此郎亦未肩伍
領為其鄉作祖令後生尸之名公常以形外取僕今
為知已快望不自知迂幸貰狂瞽

上宮少保司空潘舉主書

卑職鞅掌一吏已十年碌碌短長無可見新故多單
風波畏人其不即隕溺則已任臺下之德又從而延

揚之且月旦品賞超於吏格臺下以拔十引獎之雅
望皭於俗表碩叢黍狐裘其實難副有以贋鼎汙季
路之言兌難贖矣再效無能感激徒切臺下河洛神
功參於玄衣天授非人力至於此今日
優詔里居　朝廷尊老之義臺下居功之節固千古
美事讀嶽子之詩恐不免諸公憂負薪且河伯有神
道舍多議遠識之士盡抱其魚之歎未為孟浪也
泗陵王氣所鍾
聖子神孫綿綿發祥之基水口容刀說自青烏以傳

夫一州一邑相土建治其龍氣砂水即關數百十里況以
天子陵墓遠發西來數萬里三大龍而謂二百里隔即無關水口是民間小穴倒杖之法也以半畝一飯貧家之饌而議 朝廷太牢大享此必有俗地師小知悮人為臣子不習形家則已安得妄開口萬年之業乎職深惕慮之矣水溢則穴傷水淺則龍傷譬人之身中滿病下利亦病病等耳養生者尺寸無不愛也辟痤于此而潰於彼則流注也又何擇乎隣國為

鑿且不可而況其移之衿帶耳臺下雖即去此事不可不力辨詳畫必使王運不傷　國民兩利無令他日人以弛擔模稜議臺下也職受臺下知遇非自今門下士始故有隙明不敢不盡狂愚公子世兄不免不理蒭言遂滅公道至此今季好事者靡欲鋤擊世祿之家不知周之建侯漢之任子聖公明卿亦多出此中而一槩相量將使伯禽懊生於姬公之膝也甚無理矣昨在　都見士論大為世兄不平白璧青蠅無汙本質重衆以脩顏益勉之道里隔遠容別當專

致適微靈寵免罪還縣謹南望九頓馳謝轅門明德将遠感恩孤子昌任瞻烏

寄答盧外翁書

為官不得意方羨吾翁罷官樂十畝之間白首閒閒詩所詠嘆奈何詒書深言苦也薄宦損業貧乃佳事一廬初卜兩舅生晚生理兒女故誰無悽然長春常謂尚平五遊未為達者今子平為商瞿将何年婚嫁畢始治行出門手誇云糴鋤舉卮此吾翁樂生日也長春居此惡已具去歲戚中今年計還得陰苻之益

日夜習坐餓勝以肥自謂進之天遊仲夏來妾女僮男婦都病大都皆如詩云既微且尰此海濱廣斥厲風為患阿女幾瘦臨危疾氣蘊蒸春氣染卧此中人皆如死裏餘生當此無勞問熊羆夢也獨民俗漸嘉公府常空幾月不成一獄旬餘不刑一人自謂蒲鞭之風庶其過之而長春生平下性一旦飲和盡消咸葭之間絕無呵罵內子刑于中冓雍雍是或和氣之徼數年之中意可有子耶以此報翁尊邊一哭

答王公子以建秀才書

狙猴之栻高明之麗大小不同材儲氏品而用之山子之足豈與凡馬爭蕎蒼之駕哉故當為足下喜足下想亦善解自壯無慍也然遊足下便以先我仰止悵然始知冠帶縛人不如草野間佻達汗漫吾恨此烏帽矣足下何以無移文相誚也讀紀遊文佳興起予辭多雄奇哉辭如羽林之兵材官如雲長劍如葦旌旗蔽空甲馬耀日若主以驃姚名將登壇申令擊鼓前行排以鶴列進以率然分合坐作奇正如環雖有飛將軍何足道哉此即韓王孫多多益善之法也

老行間者自當知之足下方少年勇氣已不可當更加越王十年訓練吾當避三舍矣海波甚惡懦儒病夫不能賦詩退之日夜憂墨子之守子將種也頗有教我

荅張進士書

秋來暑瘌文侵委頓垂盡本以慵迂散誕之人重幽憂瘵閤之罪吏如此當以曠不稱付衆論不則從移病投劾去耳有何功效奏績求足下褎許過當乎足下邑人重念居邦之故為不佞掩瑕藏垢而談人孰

不自知僕三年攝海上無所短長明白矣縣雖僻
簡自無長孺之高名千年來誰能繼卧治之理而況
於僕之潦倒即其中木誠區區亡瑕違道以羞士大
夫然本無卷婁之力銛巧滑稽之能語云不見其景
誰知其表而又以拙頓強項𡝩𡝩迕人意指而左之
此速戾之道居下位不獲乎上而支離苟免於三尺
從事則萬幸矣名公輩雖百口呴沫而吹生無奈聽
之者欲卧手感泣感泣有司外職事隨牒序資仕局
之常昆吾之割一息鉛刀之割累日非常之駕設以

待非常之駿僕亦猶人耳安以牿牛希冀乘黃之足乎官取於稱不取於美據津躡華高足爭先仕者之忌也道家曰知其雄守其雌吾輩介石之士相共守之知在同臭敢以奉陳夫今雖號為齷齪泥塗究其實

天子德意與百姓異産而親之於百司爲冤恨獨不能追蹤循吏其久折腰非所恨弟賦性如吳牛遠水草而多病既以憂決性命而偃息在牀孤一縣吏民望此兩者憤恚輙流涕欲解綬不得耳如何如何遂

媿長者矣

與茌平朱仲脩明府書

良吏上第褎然首　徵喜躍尋常　方今中外多艱而人各一口異議蝟如曲傳者輕端堅城者抑善巖廊之間如此矛盾而欲四郊無生干戈淂乎必借練要名德如足下輩主識定是其雅望積行服人有由然故非區區口頰能勝甲乙也平時聚首淵談熟足下憂憤侃侃而鎮夷有度不比佻脫使氣之夫足下行矣轉圜諫章僕曰宁之自古言直臣皆以折檻為

高愚意不如紡牖翹而急之無補於 國事而謂塞責與責名聲言之甘其中苦此尤義士所雖薄也足下勉建大義追風古人利益 國家僕之躍喜實爲朝廷知足下故不以此兒榮矣長春即落拓亦自非木偶人而天使十年埋首於銅墨又技之窮髮海裔摧以疾病雖此氣猶人乎而骨力神理耗矣病馬脊瓦如堵墻不堪稱策氷雪無收寧便忍令卷跼霜蹄與黃羊白豕同倒盡乎壯心未已言之長涕長涕隨縣求滞長告不可別來半歲三夏在枕席入秋苦霖

鹵濕侵人轉毒左足蹩躠不前若注見足下可為帷中媜人發咲方在搨奄然向知巳告苦孤白足禦冬安問無衣寒知長者不如此念也

致虞長孺新吏部書

聞足下代山公喜躍鼓掌昨計車還時見一要人論佳吏部不及足下第口不能辯而中憤然歸作箴寄伯繩云以耳目睹記席此君右者實難多人吳越一方耳有湛盧神物而吾等不知虛相天下士矣若其翰音登天吾所不平也誰意天也當泰茅茹當征于

秊之間山崩嶽昜睥睨歛袵而賢者安坐淂之此謂
蘂華不及秋實熠燿不奪麗明直道著幽光揚蓋
國家之慶不敢以一吏部為賢者多作流俗人拂䍐
相賀也伯繩刋華採真内舉足下而不稱私此亾達
觀度外竒致進退大故也即此厭服人心便當推有
品無負秉銓矣昨過衛河詒書賀之渠亦自云無他
慽故逹視其所舉事有相待而重則伯繩之價長穪
一朝益之百鈞矣快意快意今邊疆多事動稱之才
足下十秊慧眼所覩諸品今藥籠中淂儲若干竒料

出而用之乎銓事繁重多緣定心常得自在否弟領
荷還縣三月止水之觀不敵大海淼濕之毒病患且
復百日目下瀰下甚危垂死稍得減行而血氣剝落
盡矣日食無三溢米牀室之間不能自起殊自怪道
養無力然要不食不夢不濡不褻此自論得道至人
非為學道人設也學者六賊五陰自當謹避安可無
壺而試游乎伯繩在時常以苦告竟不留渡我而去
佛航慈悲豈有意乎夫溺人初入水而跳沫呼救人
疑其詐也一呼耶不應再呼耶不應三呼則且汩齊

而沒矣今於足下在三呼之時豈坐視汩乎

寄茅薦卿書

今年計事剌意好奇如足下更令人怯當時部中目擊羣吏伸舌皆言足下東方名吏一旦不免蜮狐萋菲則胥吏何所視人人不必命矣事已僕謁當道者詢足下所由不荅已而言世族大家子孫不宜復據權要今後可為鑑僕揣其意似有神禹之累毅然應曰世族膏梁公子驕汰不檢信多如茅子剌意經行自在白屋當舉賢良不當復論門選且其服勤清白

治官杜門斂迹居家如此常人猶難如此公子為其
輩聖賢世卿之譏豈云槩絕錮之抑且與表賢者以
風厲不肖則如茅子者不見賞而反象傲是令四方
公卿家皆棄箕裘以公子自汙矣無以勸俗又何以
易著幹蠱詩稱振麟周公不當封伯禽而成王不宜
命蔡仲也諸公哄而不言數日之後廣詢流口更異
議嘖嘖不佳彼諸人者亦已太甚沉舟折軸自古嘆
之矣獨惟僕以前議對衆中往往倡言麂和絕少間
有不了者此則人心之公與足下平日結客之效皆

可累啞嘆息也大要功名是假物人品自有真拾塵竊金久自明白足下益厲居家之節守貞恬養童采止寒足下春秋方壯他日必有瀝血露板為足下表隙謝安石恐捉鼻不免耳今日悠悠竟當聽之伯父黃髮安善着老萊衣嬉戲尤勝錦衣膝前至樂自阜魚到弟所痛心不可得者足下勉此自寬高手人難可不怡足下本以篤孝歸念此自超俗外勿見骯髒久恩乃公為也海上人病日增客二十五月而大病四小病弗記頭風足痺漸成廢人眼前紛紛又感足

下事　國事世途艱難并迫轉益重生棄屣理初服甚堅無人聽我耳苦如何如何吏俸今四十三月旦暮隨牒得脫銅印當告長休與故人烹蓴煮鱸魚恢恢世網安能籠曳尾之龜足下姑俟我不令移文相誚也

答王公子以建書

疾病契活痛與愁并每發爾愴然讀雄詞析衷長短定為一家言文博雜起人如有寄感可為鼓掌弟作者意未必然凡一人構章本其才情各自杼軸如龍

雖善變不能爲虎海至多怪不能産木其形萬化莫
有紀極而神常故藝事所稱莊屈冣高奇其言一也
左丘明傳春秋馬子長著史記編絫十二國上下數
千年其言一也今國策不爾儀秦十二說與毅連等
諸書都衆本他則國各有史氏史各紀事言故秦之
策雄而廣趙之策辯以強齊策文卒楚策深靡韓魏
隘而反周燕啬而弱刑勢異化各象其當時國體後
來合而綴之或出一人亦或間有附會若一人寓言
不應如是雜物由中也傑常欲著爲叙未能讀書尚

論不難相攻因述其愚高賢才之

上納言許敬庵先生書

時事多艱典刑繫望鉅儒元獻馳驅淪落二十年始進次九列衮衣之思士人觖然久矣然而天壽方中大猶克壯比太公留周衛武內輔之年財幾半也加而艱苦備嘗世閱練要以此弘濟救時寧微堂阜之釁東山之起見功小小乎天下拭目快矣後生小吏竊計世所重儒者當謂其綜述名理迂步緩咲坐而高譚乎鉅閎徹天人玄窮丘索私謂非古人之所務

也孔孟著書總以命謀不得退遂其志之思若謂其蹈仁履義刑先生之訓約處善身山林石隱素風之士能優之猶恐玉巵無當見咲於豢皮必謂始於好古中於脩身終於善天下經術所以經世蓋儒之全行也今世功名卒𥈞之夫好訾口詬講學講學先生亦自建鼓靡聲祿體而遺世用故兩家陳寉列於口頰之間如對壘而爭雄後生不識安擬　國家儒者名臣首當推新建內有弘演之精而外著定傾之烈才德符而後為儒他公無譚燕石即至恂恂謹行自

完耳無益於用故其內充獨行亦材器若蘄馬方合
全儒莫先臺下偉然負應帝之抱以康屯為己任亦
莫先臺下既已翼道明真為大宗師其檢押內行亦
既躬著敦常信於天下矣值會天下沓沓　國運丁
季四郊多戎　中朝隱異亦臺下達道濟時而庸才
善尾之秋也居保畢召之功出宣尹仲之績振儒挽
世上荅
主知下畢平生亦無讓矣時說者咸為道德之臣當
優席之公輔泰階之上酌樞鎮俗不當勞之治外恐

亦非長走則以為疆場之臣非若之才才而不用於
國其本柢謬耳故文公親破斧宣聖自按劍諸葛鞠
躬而請效裴度慷慨而濟師彼皆聖哲儁臣安見桓
桓必如虎之士善詐之人乎故小吏敢以新建之勳
再望臺下為我明兩儁者肩稱於後云若其斟酌衆
流砥柱横瀾德為標指道樹風聲不煩麾叱而下杜
邪朋上回
聖意故曰調者調也和者和也此自大賢度内矣小
吏昨上計　朝集際一時秉鈞揚權大小當路之臣

皆忠貞而采議峻潔以格物凜凜諤諤時論想見太平小吏竊焦然懼其流弓強者折矢疾者激仲舉元禮位不久姧而毒流罔極今亦不數月而斥落殆空廷古來之明誠矣此皆立節之士意氣任俠之夫賢豪之間由其性之近而未聞道故荆棘易長嘉蔬難生是則然矣內謀形光清刻矜慎不濡忍而一決為名亦諸君之過也故曰大直若詘迂身善其君古聖栖栖非敢為佞也道德眞僞顯在此日矣伏在外荒謹當引首下吏雖樸頓猶人乎以居平伏膺古言側

聞緒訓生有微氣行保僻志亦欲執鞭弭從君子之
後車依附末焉勉樹尺寸蓋積蓄十年外矣昨公除
赴部領贈言曰聰明戒夫太察精神忌於分用冲虛
恬淡收歛含蓄其本以脩身養性其餘以善政治民
已到官揭書署壁起居案前奉為如臨亦會邑僻小
在海隅民熙熙有遂古之意三年改弦休息穆然以
烹鮮治之今浸至蒲鞭息而圜扉清人蠢俗陋視之
恬然散衙退處獨起獨息時習虛室坐忘頗有御冠
食豕之風蓋所領彈壓蔇藥於先生幾幸無負百一

矣獨身之素孱多病也北海陰濤生瘴甚於交廣地
瀉水鹵浸侵歲久左體濕痺漸痼風眩數發吳來男
女十餘口無不瘋癘傳染相尋恐至客死吏祿竊幾
四季矣日夜望移冗曹迯餘生還山服藥又鴻訓初
習心養未醇恐服駕之馬逸於圍池亦須杜機撲務
以事調揆是奉臺下其本之指也門寒志特頑景無
儔念切憂死無可控訴咏子建龍欲升天之章每悽
惋付一浩歎然區區踽子誓絕因緣寧卧垂斃而畏
義蹈忌則素常不敢負臺下如此謹附布其愚惟大

賢留察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終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六

五湖朱長春太復著

書

與肥城馬主一書

海客卧蹊自秋徂冬左體不遂形神俱銷昨力疾趨府竟輿疾而還顛眴支離不復堪事吳儂之不宜於此土三季矣垂死數數近雖少閒前則足下所悉也故曰人命如朝露豈可不自愛惜區區為五斗米送死乎四十無兒旦夕不虞海沙客死誰收予骨人生

念至此何官不可休往常與足下談諸不堪計須恐死歲月乞閒曹避世今一二知已俱遠跡　朝無一中央使向他冷竈炊熟誠愚不知其戶以故身危畫窮悠然一哭上効文納璽去矣念非海神見祟生自烟霞痼疾不耐猴冠從此枕流漱石歌五噫被葛入越與足下冠帶之士作長別矣二十年攻苦治生家壓有宅一區田百畝自課傭耕妻妾蠶織歲幸不殺作勞輸公外可挾纊飽飯闔扉穩卧性非酣身親遊復寡宗黨財十餘人布衣棲遲之交不過五六人歲

取二畝稻造十斛酒節時伏臘開徑延客席草野談
觴淳號呶足以醉而樂矣天生淡泊惡交世俗亦無
求負世資近以善病轉好養生清齋虛室息心兀坐
功暇檢道記數幅與古人商得失危言窮年之樂庶
幾近之雖無神仙谷中之松與陌上之桑同植而計
壽則有間矣此亦善寬之高致樂世之永術也嗟乎
足下幸知我心出處長違足下勉矣　國家多事賢
俊思展采見能報
主立功名足下英材大良撫壯力焉勉樹茂伐如僕

者半生矜俠徵名簡練雄心亦嘗憤憤當世足下豈
不知豈為踽踽人塗衣冠冥冥者哉雖悚素心尋賦遂
初不忘乎亦早矣寸陰未立外事無迹一旦投海時
命大謬憂生見迫積志盡隳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下
懃壯齒上負　國恩始猶大哭今付長嘆耳幽憂不
遂之思或還山服藥起廢少延安穀名山之業以思
來者附不朽之末事仲尼疾不稱焉遲憂無表於後
此區區蓄結或未可知至於世事望之公等僕長已
矣經緯出心拮据出力誠使長春素貴苟容默默如

鶴乘軒則義所不甘必欲營幹周旋馳榮長路為
國家竭一戀之力此豈可卧而鎮坐而嘯悠悠而辦
又俗多稠禮逢迎之務晷難緩刻況羸之身度不復
勝其難與執筆按圖書從容作述之事校勞明矣此
猶其後計也若今一令瑣瑣錢穀簿責於報
主無萬分之一而縣既僻善身又羸曠無效尺寸割
鮮之能徒卧擁印而待斃是猶鷄鶩戀飽啄以就烹
死而何說於世而祗以齎志中夭立功立言一無成
就以俟後人豈不哀哉馬子長以此含羞抑痛就去

勢之刑而僕去一官何難於去勢乎待忽死不及計
而遺令高明大觀如足下輩愛我者招魂而哭之傷
之又從鄙之曰無以朱子不以官生而殉生以官乎
則化者長覞無窮此僕所以撫胷捫心量身陳力決
退計而掉不顧也嗟乎主一知己實難天下滔滔聞
必見哄名身孰親死生大矣此可為智者言也自昨
上休表神便嗒然如在山林痺痼無差而眠食頓進
冀望有生解印無事據床長歌西風起兮穫畦包山
晚兮木葉衰江湖之魚不嬰網羅富貴迫生寧貧賤

而適志病喉小怯妻妾和之其樂陶陶持此獨往以畢吾世足矣夫士蓋有隆而沉隱而顯東門一區之瓜南山數株之菊生不能與千鐘粟五鼎食爭饒而千載之後知者在彼不在此士各有志人貌榮名豈軒冕之謂哉隱矣無所長慮足下自愛仰荅　清時幼安子魚各勉行志耳著書窮愁之事未敢相望足下數十年宦成之後相期一山中再相論耳旬前家弟自　都覓得白蛇遺方煮酒醉飲去風痺大有力心稍能注思故得長言與足下作别所冀體廢而神

不靡猶是天未絶我歸當有以報知已耳上官未即
裝移寓于束裝候命官已棄而身尚羇以此為憂絶
問經歲矣緑書長幅夏中已完病久不達今并致留
面

與沈性甫儀部書

方今國事旁午賈誼可為太息汲黯昕頒拾遺而名
賢如足下曾不得暖諫官之席收封事之效世之不
幸與禮官雖清華以其冷落無與大議是猶揚揚抬
由房之仕也竊比風人之義傷心焉邦溝之别忽二

三載頭白面枯尚爲一令失時之禾莖悴熟晚理無
所恨今日之急惟海癉浸淫無言未瘳恐壽不得長
况爲瀫碣厲鬼耳年來稿病狀想足下道路有聞近
又頹然伏床垂半歲三月兩中左體不遂兆近呼吸
生豈小物可沈二三尺墨綫不忍解而甘瞑甓乎昨
已決計移病上乞休矣故人愛我必嗤我卒易無名
實然與棄官無猶賢決性易耳運昌時和茂德展采
嗣吉甫佐中興之業是在賢者盛年強力勉旃僕當
歌咏揚間紀盛美嘆仰首一咲昔彭澤康樂風豪相

期一婆淡東籬一翺翔天路各從所好百世未常不兩賢之陶公隱意雖深然其歎興爲一束帶義不詘小耳如長春去留繫七尺軀生死皆無有瘳陶公者安得以一死輕於一折我致身捐軀所在臨危赴主非以守一官也此理故人必諒瑕獨相閳

答孔張王三學博書

扁舟五湖之人計獨燒藥讀道書延旦夕命耳無所復頭世慮乃以當諸君子噓濕寧挽業已不及受鞭征感義中藏之僕雄心狂氣雖不服自棄於古人而

曾弱才过本如飾玉櫝者外有佳觀無當本用又獨
行踽拙動多迕時故中散不堪之興即在韁力戴冠
時時痏之况加投海疾患迫身乃知天非降罰縱令
適志耳田間之雀脫網歸其故居神善何如安生遺
恨片檄放我便飄然乘青雀南矣昨呼小婦剪大布
為深衣餘為長帷薇風而下可藉無恙敝廬有小樓
藏書四櫝歸讀之不知老至安問貧賤入吾懷者意
有數年海內同志素心人如諸君子不無清風離索
之思當以篇咏寄興消之耳吾自重幽憂之疾蕞巢

許之懷此意但可與濠濮上人相期作忽忽奇事僅

僕都不解天下擾擾奔者死權寧可與之言呼馬呼

牛吾皆任之悠悠者言何所復辭海波已揚半年餘

往時常急不求去今緩而畏之避之何也僕故書生

不習兵然憑城效死之義顧乎昔孫僨豈盡在當今

諸大夫之後哉若既以久疾篤廢假卧而待冠罣翟

之守亦無所施念去地悞國之不可引退避賢陳力

量進者道當然耳昨經畧大臣有疏奉

旨邊海專城有司其不任守禦者調之巳有檄下縣

即云僕避事乃合此例僕何常以將畧無事自雄有
事巧免乎此雖萬口於吾無損病之有無地方士民
有目有耳要僕素不善事人自犯漢武戒耳時　都
下覓白蛇作酒去風有力故能作書并報念……

上李太僕霖寰先生書

伯氏泣驪楊公放雀知己感義千古艷談然而鳴屈
投懷其求在此其應在彼故湯湯拔於車下育育恤
於無家恒公敬仲雖居察音好士之名哉其於折卹
猶為淺矣若夫採璞於山探珠於海珠玉本無情之

物而韞精於幽出寶於世則工人之好奇而用志專也故嫩兮改為休歌巷伯拔十得五美頌龐公夫物憐同類士好同聲其宜者得者質有固然售知無怯奈何使嫩者失者竄而黍之是駿骨豢價鼓皮見珍豕苓雞頭同藏棟參之籠而朽木為題以附棟敗革飾乘以韔璜也故騏驥困於鹽車則究駑駘縣於大路則倬知究者之為悲則知倬者之為感矣夫鼎湖臣妾攀髯升天漢庭郎官乘槎絕漢凡人豈陵雲之才天津無上游之路所以然者依附高故取功倬也

夫匠氏之取木也惡其老於山而欲用之也惟木自
計亦然剝落風雨而朽於蟻不如雕朱而立於王宮
織雖支離病瘵中奉臺下襧被之恩與縶維之義鄰
恧怩憤起於蒼隼之麗已落翼鬭秋風則長鳴懃胡而
欲舉其性質故也戢伏不飛非其性也逝無力矣夫
馬之受駕沃若隨轡所進抵向而止者良也泛駕者
劣才也罷不勝載途遠蹄蹶妄避説輻之譏強而仆
於塗庸也泛亦敗仆亦敗劣與庸等耳死而無成名
自古惜之夫健兒從軍志不顧生將以立勇成名邀

勲於國然而鳴鼓赴敵取旗摩壘則死有國厲之祭家有惜事之賞而身餘義敢之聲若其風露所暴僵屍成堡一葦席之瘞耳何名而何成乎故死者兵之分也而不見敵則不肯死死亦自愛矣故管仲不死堂阜乃著九合之仁關羽不死下邳遂著七軍之烈彼其義見死矣猶舍小以取大而況其無成於義乎此下職所為痛心反復九折而深思不再計者也職休矣往矣棄為散木矣絶世用矣上負
天子下負積心中負名公知己壯夫一生淪落至此

不敢恨夫玉雖有瑕珠雖有纇遭遇良工掩而見
美則垂藻飾冠爲萬乘之器一旦沈淵毀櫝即夜
光明月誰信於世而令良工終負贋之誚千載不
白其聲下職所恨今獨此耳展轉私懷欲著一長言
仰謝識拔病篤不就會聞臺下 內召卿寺喜逾東
山益增感憤因賦得四十韻上呈獻懷意有難罄復
比類於此手麋未任書潦草冒突統在台亮

荅肥城馬主一書

奔車之上覆舟之下聖賢所難況病夫跆籍呼喘枕

簀中倉皇計緩死耳假狼顧我散曹陸沈故愜素心然乞休時念不至此落職保生還於隨珠之義實感不朽又益之一官以行此則督府好賢勉遒吾士輩當共誦此義矣病夫痼矣比觸春轉增難早暮計赴

廣想膏肓在泉石間逆之無生理已表休謝

陛下一丘落落十畝閒閒病夫往習衛生老足也非惡小草之名誠迫幽憂未期出山主一言及即含相對病夫念如芻狗夢矣足下軼才廣心計一身兼三不朽能事甚善足下方盛年蓀力且馳高足勉勵聽

著　國家事儁者得志於時所為就孰與著書多
相如肺渴子雲頗眴其婆娑老研席間自頋病廢無
益當世耳故壯夫薄其小君子詆其犇病夫隱可用
自娛也賢達未須慮此足下業已見中事眷眷柷杌
駴人没長儁頎出入禁闥其慮國家長非以要榮病
夫臬卧不得與議足下憂且至當為社稷臣莊助詞
章之朔遯世自餘力優為之非知友所望也出處隅
矣故盡其款款

寄趙仁甫書

天下如此其大不能容一狂客奈何　方今邊疆多
事將帥縮首如畏虎以飛揚如足下習兵受射令部
生手萬人當一塞鄭飛將軍何足道哉乃今豪俠少
年屢棄南山頭跨馬從子弟驅獵嘗事用違其才弟
使
主上每飯思古人乎可嘆田野間足下今何用遣丈
夫生不為世知老即已矣狹斜路富貴不足羨腰[illegible]
一杯酒對樵漁甚樂捶缶歌無須入口英氣妙才或
長之著書希古以不朽可也僕三年今在海邦數乘

死且麼矣昨乞身當事不見聽卧中滑移固不欣一官還山偷生乃欣耳吴興谿中釣碣且娱此延餘年望趣癎尚無與在白玉珂也别故人忽六年兩道縣差池把手今足下不出僕亦還卧東海僻絶問且難矣如何㕞舟南湖徒步欵扉此事意不可再相思何言舊有山東豪客歌并昨歳邸中感足下作寫寄留面後寄當何日悵絶悵絶遙聞宅上李君俠甚君家故多譬類善自欵附言

衛河舟中荅肥城馬主一書

輿疾兩日陵羊角走河干十日卧舟中頓小榻上接赤札如對故人意在七發亂矣今天下故多狭耶足下言何多畏也昔者商周盛時衛足因桐負依不引嫌其季也聖賢守雌而視舌故曰名者爭器無攖人心去彼而取此昔之人寧惡榮與人殊乎虞長孺二十年棲玄談竊閉門養微名第以兩月吏部郎為奴收者誣汙至不成面目天下雖有吾等知虞翻俗耳將用何塞近為此君忿欲死長孺不至少此官天下誰不信其素士而半生決於一朝奈何夫使人以名

求既犯戶屨矣而自又不避之狎水溺水好名汙名
此公自棄吾師戒矣易曰羣龍無首楊子曰持滿抗
歌當與主一共寶一生隱於山林隱於簿書古云出
處無二見跡者分之耳自今望足下為道友共勉達
爾矣雖然足下已為衛氣機矣藏珠於淵藏玉於山
二物無求於世而采者出之其光遠也安石不免之
歎足夕恐到足下要則來無逆去無留執虛舟之應
以調不怒意損益者庶幾乎經曰和其光同其塵若
必滅光而出塵此自下一等之事有不足於中強莫

藩籬之為僕中德也執此而已非高攬之業也向邱舍與足下言吾守中散今日不敢以良友敗自幸抑監心適與時會時滔滔轉盛僕病轉深保此反初嘯歌老矣已無望食魚安問河魴乎山中芝术不堪贈數年後有著作之副稍以遺問金門隱者別遠矣畏途祈自愛病夫東出不受人一錢今為斷金下拜稚劍屬士無用副紵以獻為別

復吳儀部之矩書

門下清流直節著名聲　殿陛間四方三尺無象輩

子盡知道吳先生之高不佞非無心人高山之思詎必待仰止哉一旦奉手書自西来如睹美人漢武藉幾遇仙欣無過此敬謝敬謝不佞今為西吳偃卧之夫故乃東海幾死客也不勝讓王之想危於朝露故棄官而走如不及生門下士林模楷思望進止其不齊於碌碌無短長之子矣

聖意轉圜匹人嚮用奈何為東山之思問及散木乎夫乃疾世已甚則非長者之病矣長春过濶好盡且有若營之目自已廢無用望之大賢愈於身承辛高

明採聽所有疏告事宜難拂下問條具塞命要病夫引首日夜翹門下為洛下咏不翹為商山叁也殘生狼疾不能盡

復董伯念書

足下抱曠雅之度著高朗之節於時翩翩公子江左人倫之秀也而世路荊棘人心山川有若未諳乃欲以聖賢之心爭傾詖之俗固已左矣衆心成城事勢流漸土崩水決卒不可收蓋其勤利之心乘吠聲之會犬爭投肉故無為怪甚乃黑白變形冠裳反面風

俗敗壞士氣頹靡此則僕所為長嘆而深慨也足下本以讜論之高義而召破碎之禍開剝啄之風君子難獨為盛德反遭詬自己也甘于寧有倒亂如此乎雖然不容何病乏下節自此益甘　大病夫即有孤憤無力為解紛陳說區區口白餘談又冷官也何補公家事萬一而勞在彼[illegible]之尾乎皇愧皇愧昨謁不相值所携芭蘺未敢枝擬再裝刻棹而既遺更先奈何吸吸且息何期共山中一談

復臬使張座師洞齋先生書

昔年安德北道奏記朝東日門生巳閉閤卧再月矣尋朔風曾厲三月之中再犯寒中幾槁海上因移病投劾遺孫中丞維駒惜才為號主爵量移放還自暮春離海中夏還里柜歲晏始強起以故鄉藥物中間幾死數數而令貪一官留滞沙中之骨久冷矣春風發陳病根萌孽屈脚而眠同於蹇人忽使者下存感憤欲泣謹詢星車遄發傴履無慕遠情歡慶今域中半飢四邊多警吾師壯猷積代物望所趍一朝建節鎮方濟時之畧故須社稷之器尒如門生廢矣生乎

忼慨不量謂得一當舒手可擧天下事今經歲延喘息床上以藥餌代饔飧分外豈所復辦曹公暮年矣不忘千里曾以四十男兒如殷仲文歎樹尚何堪乎已矣壯夫耐天年絡耳與其才去其力往在帳下稱開敏以偃賜相期竟兩貧至此乎遙望短氣長為知已羞也首半白矣昨李方把子已逝矯呼耶呻吟中差解人意四壁書侍此寄餘須耳家貧失祿無辭室人適要須開春視病卜行藏如其痼我終為採藥遊矣對師如父悉私縷縷望塵無路西首淚下

答鄭允升安仁明府書

南江北海自古不相及允升安知僕幾作磧中鬼耶効病文校在未還時上官維縶計恐鷄骨不相待無面下見彭澤公已還得告生還實萬幸此則中丞孫公涖驥之德為居間擧手然僕於中丞未有一面也十年神交憐才許許亦遴會天幸不者長眷立免耳向何中人乞因緣耶還一年矣九死歷延兩足就癈日杜門親藥果君家少游自憐其苦會稽之竹不[illegible]盡書也足下才倍我精力三之辛苦與江城已[illegible]

歲於課選法早晚當入為夕郎政當流涕陳封事報天子耳不意長春往日指天畫地向故人前慨嗟談當世今一病無甞省至此乎淚下淚下計昔古人不得志發憤長視萬世如盲丘明闇子長皆勒一家為不朽此皆冥心專業亡獨才高僕乃今猶妄冀趣發神理耗於藥物大半小技詩癖猶然懶退何言闕業天生長春本非閑心人奈何威毒令隨會行者蚩蚩覺已乎當造化忌吾神明抑文之當書也允升勉之長春何言何言

寄渤海王以建公子書

僕魂落北海上招之不來禺強玄龍傳我而祟魔之不去歸吳興谿二年挑席藥石債茫無了期頭須白肢脚廙鼻息雖屬乎將形殘神離矣僕在世中即不敢當蔦生降神意亦天所選形也落落四十年口未一鳴身無一豎建而造物遂且以吾為却烏卷曲廙哉則奈何其生我矣昔者才人通士丘明瞍子長隱長卿子雲吃玄晏痱照鄰厲眇有淂全其形者頋其所就不依形而立於[illegible]間如僕者兀兀空作二十年

書蠅問二史三賦太玄草安在即小小故構何帙比高士傳何吟可和主簿蔣幾篇哉已矣進則難力退則未甘藥毒熏心神明彫喪恐一旦幻異物幸者一老陳人耳長志蕭條北首碩寄以建以建神物異才四海未見有氣力副之大業巨量姑論文詞抑流采蜚聲角世而下之楊今之波亦足矣必且超乘歷級躍而抗古人乎則請事於綿之蒐召好去惡非古者斥近今者遂一文一質一宮一商誰謂古人往不作哉足下勉力今之雄夜郎者皆其恃才不自勉者也

風馬牛遠音問不得新著作類相示同席諸俊并此努進病不多具

寄陽信門生李孫張三孝廉書

海邦風候雖苦人而遺民樸原係舊游之思乃賢者三年文藝談讌猶交臂也僕素有情癡加以獨榻支離百念易集安免虛室之坐馳乎諸公篤義故齊魯天性想同此懷僕且癡痼如蹶馬伏棧未知起日難為言言即心先往者與諸君子狂言對酒談文指事落落何等氣寧肯縛足袖手孫當世盛名豪賢而屬

其篤況沒沒於彼妻壯夫老於空牀乎天不爲縱我以才胡然誑我以力向使僕年過半百就衰即甘廢耳予長所云一家名山之藏可自別圖今在強也故力欲抗天而起其廢窮恐起未能而身忽槁功無所白於世言無所立於後比之舜華蜉蝣暫游世而仰三光此旦夜腐心而不可甘者也年來吟咏都輟書癖已消俗償鼎務故所蕳謝也塊然尸㽅而居客既莫來蒼頭多病竹徑長闃蒸牀晏如妻妾執爨自爲煮藥白粥半盂苦湯一服則頹然企脚高枕聵耳口

不談是非目不識朱紫心不分美醜脩然以是大忘
窮年庶幾進道玄同何必巖之棲而為仙乎然而僕
有苦者神完無瘵形殘耶壯將令叵蝕數年毒藥入
胃百餘斛而溢米日不斁合內經五脈以胃氣為主
有者生無者死安有藥勝食氣而其人堪久延乎非
有赤松辟穀誰能試者即長此而延壓屬息焉無勝
事矣天地因將生我特為拘拘令析楊而號於衆目
哉則我無多辟闢其心而不為用生道亦舛矣乎長
所以就室照隣所以赴水今古英人同此憤抱焉首

北未期晤語當何時諸君子經業日進當如其鄉康成僕故愧季長益望賢者東漢吾道也力疾不任多作書無望龢人强者努力昨舉兒半歲矣床頭解咲吾書有托寄可一慰

復許中丞先生書

長春扶病過江壓免一𣨼軀體殆天刑之矣蔡家宅相頗聞見之故嘗心口門下緩急高義然不能奉一竿寄謝節下則慚栽病痼燒藥事廹而以大賢不責報於苛禮無用也及奉門下存札并領大誨實𧼈嘗

肯萬謝萬謝長春夙賦六極之弱安羅百家之業才不給而心獨溺名無成而身已瘁中竭則邪外侵神游而病為主養微故藥不奏今一試海曲耳支離狼疾效已見矣尚敢承門下異才美技之稱竭歷自殉三尺几上乎子美癖於吟已享壽不朽猶憤歎其所曰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此固其爾臺時與曠士之譚曰與吾有身後名不如見在一杯酒遊方之内皆深文詆之然要之夫已有所了矣夫以麴蘖為督眩也若長春齒過強矣空樊二十年兀兀目營心搰

未有片言一簡當古人餘食於世見在無有爛然榮華之名而安圖身後乎詩云我躬不閱皇恤我後今沉病之中毒藥之後骨蠹精湮膚枯血泣當其小間僅僅游觀野記冗書忽忽已無甞省交接栽荅稍繁於應忡忡心如鬬矣及其發也彊項支離定目而豕視遂成不惠人心如埋照剝蝕逾半一寸之明幾何而又為揚堁覆之哉自海上奉救還巳拱手謝偕來去矣日夕奉持道德陰符衛生之經聊以忘年畢吾世耶方壯谷神禽制未暇輕試希夷無恩庶幾習之

家向貧營生絶少病倦對賓客希至樓居坐卧獨往獨來僮無多海上來病傳遂臭不可近拂除啟閉扶牀而起炊爨煮藥與妻妾兼功清齋絶味布被木榻饑一飧倦一寢卒日而已垂年得子鞠視生長如農望禾日進為歡強力抱弄偃啼床上嬉笑一哭雖復却蹇痛甚俄不免罗嗄乎瞿然而邑爽然而解成然而寐猶泊如也當此之時蠖居蝝行踵而龜息頤景如客對狸犬如對人風雨寘陰夷然不知而日月之存更矣一城人呼為病癡目以朽無用癡朽無用固

長春所以病三年而不死也有用其死化矣若是以
談習坎居易於聖賢未傍藩將由夫止止不神乃勉
循道達所教之弱志者也至曰虛心望猶登屖人心
樸馬也調攻為難矧其歷乎夫虛故所以一也尼山
高第歎憾不聞又其千百年後如長春蚩蚩之氓乎
譚天立德標大宗師故門下事土苴腐餘陶鑄阿宰
由此納攏揔師蓋不異焉領袖諸蘭計倭既壯猶桓
桓渡海之役烈於太原則春疑之文學言小業也而
裴覆詮道漢之既乎其古者大言洋洋卓爾大雅至

讀大學述而瞭然與旨視也長春素常曾與二三同
席議格物如庭坐今其南見老子夫人心若天野馬
塵埃見其蒼蒼然若水有物撓之而不定也物格乃
知乃止止乃一文一止為正正心焉盡矣春不聞道
於靜理中小窺一班兩班未常執蓮而扣鐘不知其
合故附陳其微雖然此重言真人之務也俗人不敢
過而問焉長春所請於先生兩言耳夫道人之極也
德道之府也功道之輿也言道之枝也無為者善[illegible]
之體也耘耘者生之賊也沒沒者尸其形也長春比

者病在進退之交身居潛見之尒要以完體而起羸
痼且強仕焉材故不勝楹棟幸得以佩玉翱翔奉君
子後塵而呴其唾餘據題簪翼備一斷焉愈於斷之
溝中竊勉無過可矣如其偃而長羸也將何事乎昔
者狀山以尊足壯右師以天與寬充符内貴有超於
形非頑顏醜然自謂殘無傷而足詫世也乃其至與
聖人半分魯而師之寧為偃仰高臥如枯之株蹶之
馬聽其槁焉以待斃乎將人何稱焉絕迹易行地難
孔欲無言乃刪六藝西宗不二唄而說經若老鄙其

可道可名五千言已費矣名理之言精而神凝藻績之言刻而神亭言非聖人諱也悲乃相如消渴於子虛楊雄顛眴於太玄則不知文以生病乎抑病以生文乎其志固且異一系於世而雕蟲覆醬置於無用所由不如盲者傳宮者史遠矣長春前所陳癡朽病者之務養生也非其善生也長此不起日以昧昧囚首桎足望飯而果腹投床而長寐是與牛豕同老水閉而鬱木埋而液焦詎長生之道矣乎夫人上者形神俱完次者毀形殉理又次者保形殘世其下則眇

一目聾一耳跰㑋跂指吃口童頭猶得行地上而不
人羣其知畧崖異者且得見功名焉至於蹷足而極
矣長春春來已至扶老今稍舉跬武痺著囊胫灸爇
不獨一足恐躄焉遭此極也顧何選以自處詞賦壯
夫所羞為其横經談理闡道德之秘翼名教之流不
可仰望勒一家之言稍關於世可襲於後得以補其
蹷而將其神寄其以生也門下為擇一業詔而脩之
存不蹷没不朽矣焉齒未老歲月從容綫纏徐駕蹄
不穿而千里亦至他岐故步一意謝却庶可以衛生

相扶而行手闔闢消息故天之道也起居弛張習道者務之門下幸進教焉病困甚知計窮慨歷生平撫壯歎逝憤寄千古布其腹心不自知過且狂頑無長咲望海三歎

荅張公子孝廉書

伯兄復以淪落歿在短氣得詒書讀之犒然有才如此而上不收陽子所以泣車而文公所以悲瑟也愰何已已天不虛才實無終棄夙成晚達須臾耳要猶以顯白著功名詎在終軍高於乎津手足下自力自

奮慨當以慷古豪俊益堅之操其中有所扶也然亦
無異矣慰士者比之下璞古今習言未察玉壽無量
而人菌易衰假令師尚父早遇鷹揚在耳而太平不
孫於姬公志士惜曰寧有既乎頋伯兄所言衡者之
過也木不為拙匠變斲工不為拙射改絃深耕時耔
顙實聽之天耳彼匿辭有餘者何資焉頻伯兄自信
席珍以待天下未必皆葉公也相如真病時人悮稱
薄宦僕之不為海上客屬幸此都官還耳當是時奔
車覆舟救死不給業已納璽投劾乞早暮生還不可

淂而中丞孫公揭部量移以放還一郎官過於登仙
而伯兄猶為失殤少之手暴使僕命未垂死可緩須
臾待　徵夕卽御史固於我無加然而平生洛陽少
年痛哭之淚可灑焉此長公所知若其不幸卽橫至
敗逐亦東西南北唯命耳選官辭難壯士義薄之僕
雖陋人安叚羞卽至于知託問越人行也則長春為悻
悻無義作賈人索價不售掉頭態乎相隔數千里苦
不相知伯兄安淂無疑還淌兩歲矣幾死幾瘵鄉里
竊哭難為知已一一言也彊起方旬日幼女殤亡變

子文病、、困惰惡闌師篤臨江買船欲追送為暮牽
抱子之戀、豆乂欲視醫藥已訣更留伯兄為我道謝
罪至望瑤華遠遺輙報不稱

朱太復文集卷之四十六終